絅山集卷四

宋 林亦之 撰

誌銘

君所通判余亢君墓誌

余受姓黄帝之子開封于揚陽以来伯仲散處或家

故宅在安固黄安之第曰系是為相家余後又

在所謂吾曰黄石禾有余棲山下或曰若廬山繞

郎乎歲辛未君果第進士調長溪主簿有政迹闗升左
從政郎改左承奉郎知寧德縣遇覃霈轉左宣義郎縣
有陳姓為多貲忽有夜半鼓譟撾門索其廬得死人斷
圍下走告之縣謂陳殺吾弟也君詰之汝弟奚在曰初
更漏且盡猶在俄而且出君曰夜深遇殺爾何為即知
之其人不能對遂論殺此囚而一縣凜凜不敢欺兩稅
所出為文書遞移郭落人不見吏官之囷滿矣有廷訟
爾汝可不令其言必得其情莆為名邦聞人才大夫諸

老先生論議有定價皆謂季鸞寧德之政可以為作縣者法而君之聲名自此出矣磨勘轉左宣教郎充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遷左奉議郎通判吉州轉左承議郎賜五品服君在廬陵凡兩攝郡事獄情纖悉一寓目必得人情於人之肝胃所不能遁者故死囚而更活者數十人經總制累歲逋積為錢緡數十萬官無所須惟民須君慨然為白之不得書再白之卒以君言為然蠲其半是為廬陵久長無窮之利君為政殺

而慈慈而不可犯撫民如家人視同寮如兄弟用公財如其私江西一帶帥及部使者多鉅人交口薦譽之轉朝奉郎已逮戍還里門適西淮總領以州綱運為綴例降秩主管台州崇道觀命未下而君没矣吁嗟乎君君子也其心於是乎可哀也已君諱鳳所配為白社方氏封孺人二子東卿南卿從我學一女許嫁孫曰珽志我生異縣每以不識為恨及見君在寧德時以文勸民耕所謂縣令世為農家故喜為父老道農事語樸而情至

余每誦此雖未識君面已識君心也卜以九年夏五月丙申葬之嘉禾里雙牌之原東卿来速銘於予君之階郎階也可以遺其後而竟一有也字不及其後以是為君憾君曰命也無憾也遂銘之其詞曰

君子之澤其施遠何哉一夕闕而斷芸香一脈本不短翩翩有覯来者悅刻爾罔頭其勿歎

宜人姚氏墓誌

淳熙八年秋八月戊午奉議郎致仕余君夫人卒是日

也余偶肩輿過紅泉市見市之人爾汝雜雜慼眉相吁嗟余因停輈問之曰廬陵别駕之母死矣奚哉之母之死而能使一市人悲耶夫人為姚姓故左文林郎知永春縣諱安仁之女初來歸不得姒氏歡而夫人事之如事所尊久之姒氏知其賢相好無間言為家儉朴有以飢窶来告即然然之無不可之語所出惟一子年尚幼聽從師於空山闃然之廬積月裁一歸其子亦卒能力學擢進士第所謂朝奉郎廬陵别駕是也族黨女嫁其父

母送之必屬之曰若以夫人為法則終而身為良婦為良母歲在庚寅以郊霈封孺人自後建儲闈及慶壽封宜人實千載一日也別駕在廬陵時奉議年八十夫人七十有五嘗涓日合管絃持觴酒為壽老孺歡合官寮歎慕四海耆舊如端明胡公者且以隸筆作仁者壽三大字題其堂既而別駕去而歸即沒矣沒之逾時奉議死再歲夫人亦亡焉吁嗟乎樂哀喜悲其迭見互出使人不得睹其俔如是矣乎以十年春正月十有六日壬

午合其匶於湖頭山之原速我銘從吾學承重孫東卿也女嫁朱簫次孫南卿曽孫珪志銘之曰

有丘莫莫天一方子隅莽眇孫来蔵冩之終古幸勿傷

余府君埋銘 艾軒葬麥堆

出莆之東門二十里是為紅泉余每過此即慘心況於我為愴甚焉者君之降也以甲午其沒也又後於麥堆凡八月以是我心為愴甚君余姓諱某字宋寔金紫光禄大夫之裔孫也嘗以荆南辟書為松滋縣簿尉意勁

而官下有志者竊悲之所配柯氏子三人隲騤驤女嫁柯羔以七年冬十月甲申合其柩窆之上林之原来請銘鄉者驤也從我游其可辭余始識君於拜經年為壯者及謁我留月蕭騷一翁矣隔一歳過雙闕閒君且死于嗟乎君一見而壯再見而老三不及見而死于嗟乎君逦銘之其詞曰

惟彼年同我所敬傷哉莫見耿何定轂城可託其炯炯

光澤尉朱府君墓誌

七年秋九月癸亥迪功郎光澤縣尉朱君卒於乎悲夫紅泉耆舊自此無幾存者於乎悲夫余弱歲走紅泉從艾軒子林子學一時同舍生有父行兄行子若孫行秀眉蒼髮颯沓一堂君時貌已老執經怡怡無惰容問其年先於先生者數歲余以是知先生之道尊而君為可敬矣君少警邵耽書不好狎蚤歲即與里選隆興更元以覃恩補文學再歲調横州軍事推官改初秩乃尉光澤會有死囚縣檄召之夜泊一村虛有遽走前裹兼金

以為屬君笑而遣之或謂是宜以白不則為君累又笑謂之人畏死幸以賂免人之情事吾不曲䏞吾不入吾勿懟足矣奚必為是沽激皦皦者乎哉又嘗獲強猾三數十輩該賞格君曰何須此頭顱耶稟不顧聞者歎異之君諱賡字師言或字少裴父諱汝舟嘗以巵酒別所識聞其宴甚乃推席上飲具一橐之君在黨巷以長者聞性嗜禮晨莫子姪來謁必整冠乃見之人有寸能說之不離口聞人惡未嘗輒以語人所配吳氏其子為伯

樞伯秬叔緦季年從我於小孤之下最後得子曰阿恩
女嫁宋确以八年冬十月甲子出殯且將撰日加窆焉
屬我以銘不可辭鄉也我來小孤君年七十二以足疾
不出每旬時或三二日猶且呼諸孫左憑右扶過我閭
未幾我還我還而君没嗟哉夫君亡矣夫不再見矣夫
乃銘之其詞曰
弗以樂人而張其門銘也有是鬱鬱乎三尺之墳

陳氏母林氏埋銘

彰孫曰雲庚雲卣雲鼎從我於空山無人之處其幼雲弁雲几也夫人以耆年每遇良夕即呼子若孫若曾孫若外孫持杯團欒老稚驩合里巷所喜道歲庚子冬十月甲午葬之長樂縣江田村石梟頭之原處厚來速銘夫人年八十時余嘗以巵酒至奥隅為夫人壽其又忍為是銘也嗚呼悲夫其詞曰

有窈者虛誰其役何哉百年皆過客夫人言之我戚戚十里穹岑化為碧

處士朱君埋銘

小孤山朱氏粵若来三百年其析處林井有處士諱廉者以淳熙五年二月二十有三日無憾而終越四年五月其甥林愷修職郎永春縣丞之子来謁銘嘗於永春見尺紙其道簡叔甚矣宛然筆畫如千年雨落破壁先生之言為百世模薿後乎我生欲識斯人者其訊諸斯言矣所配承奉郎致仕賜緋魚袋林國鈞之女子三人拱揚抑拱於吾為紅泉舊游揚蚤卒是日也因徐林之

原而坎之其旁孫準從綱山學年十五已捉筆能為千言葬之初為壬辰既而趣之日甲申斯銘也諄諄乎鐫已其明焉其詞曰

西陌東阡古民之純豈謂待夫見見聞聞若游若息陊葉浮雲是非我言閭巷之言

孺人鄭氏墓誌

百丈林氏自國子司業齊州使君以來為聞家有將作監主簿諱某其孫曰某嗜學敏篤未及仕而死死三十

九年夫人乃卒夫人年八十有六故樞密院編修夾漈
鄭樵漁仲之伯姊也以淳熙八年冬十月庚申徹殯越
明日辛酉葬之馬坑之原來乞銘昔者網山讀書城南
時嘗一拜故人之母於城隅精舍轉臂十八年恍如昔
者訃來重山酸愴累夕其又忍為是銘也夫人家於游
洋山之陬有子曰詢齒長於我每攜二子呻吟我廬窓
已白殘燈未滅且竟歲而後去其應當門戶惟白頭一
母耳吾黨聞此事所喜道說淳熙三年遇慶壽以其子

與鄉書封孺人夫人嫁時逮事舅姑無闕德執夫之喪
瘠甚且終其喪惟蔬食女子四人長嫁陳某次左承議
郎致仕賜緋魚袋陳公諱則之子曰某次尚書郎李公
諱某次未及嫁而没其嫁者又皆前夫人没孫二人曰
舒直舒長夫人於族黨若丘里有以窶乏之欵門者必為
之涕下有所恤無厚薄疏戚不之辭雖僮婢使令見之
必問其飢飽寒煖於意若毋與人也有恩遇下也以情
事舅姑也事夫也致其恭其古者所謂良婦慈母也與

於是據梧歎息而為之銘其詞曰

若容也閑言也訥傷哉貍首我紆鬱乎林西去轉水出有石夢夢老而桀

林東之埋銘

歲癸卯嘉平之月余適上釣螺江逢東巒生語數日呫呫未休而孤青東之訃来握手共哭之既而唁其家若婦若孥聞我来盡哭幾仆嗟哉東之余初識子於来寄山下身頎而長面腴而方是豈其年不及五十者耶齒

方壯好馳馬飲酒一日折節讀書便能向秋山倚槁梧呻吟不出戶東之諱浦於工部侍郎故艾軒先生為族子余與子久處每見子之事先生也件件為盡情先生往矣事其夫人如先生之存余是以於子益久而益不厭大父諱國鈞承奉郎致仕賜緋魚袋父諱充迪功郎南安軍司戶參軍娶顏氏子男三人學古希古師古女二人長嫁金紫光禄大夫余公諱毅之裔孫某次未笄孫曰應翁子生富佚盤豆簡儉裘袴麤質人或以為誚

而子處之栩栩爾學古卜以十一年冬十月庚午徹殯且以書致我曰父辛日晨起尚乘舟下金山更呼客亟来會蒲兲向午臂小戰扶起亡矣今其兆即為此山幸乞我銘埋之余於子為有情者聞是語淚點點其忍為之銘乎銘曰

呼爾與出爾廬俄爾之我而非俄爾之吾銘以幽墟奈何乎其吁

海陽尉章府君墓誌

縣之東郭二十里有水汗漫百年無祿仕者隆興改元粵有二人擢進士第又三年丙戌曲江題名同時五人於是衣冠知有此土矣潮州海陽縣尉於五人者年裁二十有一井里之人所獨誦慕焉闢之齔而孤自刻削讀書長七尺子林子艾軒過漁溪一見之甚矚目闢之到海陽僅逾歲所獲強猾十餘輩於賞法合改秩闢之若罔罔無所聞者且語其母曰取他人項領以為高車大馬之計次卿所不忍為也其母矍然曰有是哉吾復

何所患潮陽一帶傳舍多破壞及是數百里為之一新然竟以是卒潮之人有愴焉出涕者曽祖諱某祖父諱某並不仕府君以二十九卒闢之二十六而卒無子有指其府君之墓曰是宜改窆其母聞是語且涕曰嗚呼短長其在是乎闢之之死也母每哭之即瞑絶從父之兄次邠無以慰其母所產唯一子曰印醜眉目照耀誦書揖客栩栩如成人母忍悲一言之遂以為之後嗟嗟乎難矣哉越明年次邠又生男方彌月其家有老媪夢

海陽謂之曰吾必復生於是生之日以頤之似我為徵及生宛如媪之所言者聞者異之闕之有吏才不苟取在海陽頗有能聲惜乎其不能騁也如是母夫人曹氏所配為林氏也淳熙元年夏四月壬午葬之大湖橘坑之原母老子弱妻穉其亦可哀也已闕之為章姓於余外弟也昨者從我遊且有歲寒繾綣之意又忍為是銘也悲夫其詞曰

有隕其葩有菀其牙訊之占夢是耶非耶揭陽之荒白

十六又聞有劇賊已成禽復奚而去府趣君捕之君為一二鐵繩且語人曰殆將穿其頸以來蹤跡至南海卒獲之同事尚未之知君為酒酒半行而出其賊各帶鄉者鐵繩跪來前一坐驚畏余蚤歲所聞有此一二事後此二十年紹興三十二年也兩淮治兵君起家從魏公幕府島嶼散處如異時屠狗君舉手一麾而千人頃刻為可集遂隨舟師鼓行而至於東牟即墨之下以是積勞至武節郎差邕州提舉左江兵馬賊盜公事沿邉溪

洞巡檢使父某累贈武義郎母安人陳氏二子長曰知萬次曰知彰知萬以從軍膠西自能致身今為修武郎魏公嘗目之曰爾貌何癯而膽之壯也知彰遇郊禋補官女五人未畢嫁君凡四娶曰鄭曰陳曰趙最後又為陳氏封安人君年且八十上馬下馬一如少年時卧地上躍其身可二尺許每撫刀斬其屨屨斷而趾不傷嘗遇賊槊中其腹復裹之以纊鳴鼓鏖戰嗚呼悲夫吾里有若人而竟死於蕭疎江浦豈不為壯士惜也嗚呼悲

不占名縣父昻監梧州元豐監年不逮三十不占以其父逝之九日而生傷夫君也生不見其父死遺其母哀傷夫君也迺銘之曰

于嗟乎北山之禽結巢生子不得力空爾顧額涕沾襟欲寫銘歌愁我心陳涉言父母生我不得力吾試憑三尺逐秦鹿使羣兒看享富貴見逐客碑

鄭氏母坎誌

余姑妹其嫁鄭氏者鄉於犀斜把余袂而哭曰悲夫有

是夫他日其有是夫余嘗寘之心胸（或作骨）弗敢忘淳熙元年春正月姑妹且死其子璋来謁喪事余以原上之語不去耳故惕惕然僅以卒事也其夫諱朝昌字元吉亡之十五年於是合窆焉次子俊二女已嫁塗其坎二年正月乙酉也某於是道其所以然礲甓而銘之其詞曰

雙林之脊晻然荒棘昔者之言如此墳也三尺

陳氏母坎誌　仲罕

夫人李氏故處士陳文剛之妻從我於犀斜坡也之母也既祥之歲日南至又七日丙午合葬於後陂之原来請銘處士再娶蚤逝羣子俱幼夫人長之糈之嫁之昏之教之各盡情里之諸母影言之不獨一人諸母辭也是宜銘遂銘之其詞曰

有憮者巢其子七三其母兮母心一我爾敬之礱爾甓来者欲辤此其實

曹叔明窆銘

某所識曰叔明所遇人必盡情其死之日人亦共為之哀以九年冬十有一月甲寅窆於太湖中峰精廬之北隅叔明諱晟曹姓年四十有六其配長樂陳氏其伯兄昴承信郎監梧州元豐監仲兄昺吉州助教君於我有歲寒綢繆之意其子彖從我游吾於是銘之銘之曰

車之馳其輪虧悠悠大竅無停思以是息足者其誰書之尺石不可遺

曹氏母窆銘 子徽

曹氏子彖以元年冬十有一月來告葬期且乞銘去年是月二十有五日余銘爾父矣今年是月二十有六日余又銘爾母於乎悲夫人世之促促也如是爾於乎悲夫迺為之銘曰

江之南長爾思掩之七日恍其萎安得青囊無文辭

孺人曹氏坎誌 陳氏母

夫人曹氏葬有日處士謂庚卣鼎是弗志也惡可志之其惟網山乎嘗及見聞是語慨然一慘心遂銘之其詞

曰
縮縮爾事其姑婉婉爾循其夫有造其除驩以洗腆亟
以趣我其寫之烽火之隅年爲執徐其月日也實在於
析木之虛

章徽之妻盧氏坎誌

海陽之章有曰次邴者卜以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乙未
日南至越十四日戊申爲其婦盧氏徹殯塗卒之踰月
而徹殯塗禮也二子印昺印渌俱穉齒嗚呼悲夫嫁之

日歲甲午辛之日歲甲辰自甲至甲其十年伉儷之情乎余間是語愴於心遂以志諸石也嗚呼悲夫

國子生林氏圹誌

麥堆雙闕之西南隅是為艾軒先生中子同季之墓冬十一月庚申朔乃掩土中子字幼康嘗補國子生卒且三年矣娶陳氏其子為科斗於乎悲夫吾悲斯墳也才易月其又忍誌斯石也於乎悲夫

章由之幼殤圹誌

章三十九弟由之有子曰印鹿生且鄉睟矣豐潔而儇好元年冬至十有三日乙亥卒越明日日下稷埋於疎野之西阪其去我冢也尺有咫於乎悲夫余以是心重傷焉誌之者誰網山山人月魚氏也

幼殤小坎誌

悲哉吾耑而冢阿翁之死裁兩旬汝乃接其死吾哭汝於草山吾何心汝之生日有幾衰而坎之空岑吾何心初其隨地亟鄉之火雙目炅炅又闔而微笑是惡得爲

眉子也於意

綱山集卷四

也先生嘗至其廬而諸生列拜於堂下先生受其拜且誨之曰如其諸孫行也嗚呼古道闕落非先生其孰起之先生且死斯文斯道何所託此亦之所以仰天痛哭淚且盡而眼眶裂也嗚呼痛哉

艾軒先生大祥

七年夏五月五日越明日丁巳侍郎先生以是日大祥祥事告已門人林亦之敬以酒漿魚膾之奠再拜哭酹於堂下嗚乎麥堆三年倏爾徂盡門人治任紛紛去軫

我於此邦有如并州来時弱齒今焉白頭可忍一日言復故丘遶墳長號其鳴啾啾天地無人六經無師何土可留何山可依昔人何為撫膺痛哭亦謂四海莫頓此足當年河洛不絶如帶賴有羣子晚歲猶在紅泉之道豈曰終僵頷我同學宇宙斯張日月不返疑服告終沽酒寓情悲来無窮自此重趼痛連心脾年年是日黄梅雨飛鳴乎悲夫

艾軒先生祠堂告成

淳熙癸卯二月丁酉日故工部侍郎艾軒先生祠堂告
成門弟子近遠至者數百人郡侯祭已迪功郎致仕吳
悅之在諸生以齒先敬酌酒告於祠下嗚乎大道根源
畀諸聖賢千年百年乃見一人孟子無傳發於洛川洛
有程氏莆生艾軒于嗟先生皜皜誰匹六經脈絡神解
心得同堂相歎胡不著書交臂難言紙上何如四海學
者始知孔子不在訓詁不在文字莆人四世祖孫父子
殆數百人皆門下士不獨致身蟬聯簪組一時楚楚如

齊如魯忽爾梁壞哀沉痛深有来賢侯式慰我心一國之師天下所慕潔彼明祠血食兹土七閩都督義重交友買田以祀邈乎不朽吉日維戊侯来執筆冠屨雜沓有淚如寫先生之道自此長存願究遺言勿絶此根

父大殮

乾道七年冬十月庚戌孤子某敢以卮酒家殽致酹于處士考君嗚呼昨者食於斯今者酹於斯舉聲一哭心魄俱斷薾然杖経兹焉乃具是必倣諸古盡力之所至

惟是耳若謂我生汝汝令頭欲白而終無一事為稱吾心又何必傚諸古此我不肖子也槌胸大叫其將何辭以對也嗚呼蒼天嗚呼痛哉

父大祥

乾道九年冬十月庚申朔越四日癸亥孤子某謹以庖酒雞魚之奠敬告大祥於考君處士之靈結巢莽蒼去日不可逐摧涕一出心潰血零百年號慕其將與此身俱滅也耶

之祭敢貽告於考君承事墓下嗚呼十年松楸有如昨日如是一杯又將隅歲敢告

外舅大殮

六年夏五月丁巳吾婦翁評事以是日大殮甥網山林某敢以卮酒魚豚之奠敬告之曰嗚呼悲夫吾家去此相望數驛一日為此来而婦翁死傷心何可言翁之死故人親戚翕然為予悲雖欲勿悲焉得而勿悲也翁自病至死沉瞑無一言每睹我来即以目視我亦了無一

語阿女以是故敢胸嘔血其聲呼呼翁之不肯出一語豈其於我有所淒然者耶吾来此三十日翁之見我不翅如三十年知我者我又何可恨幽明之隅不可復見生死數語如此卮酒

又祭外舅

八年夏四月戊申甥婿山林某謹以斗酒一食自三百里致酹於惠安丈人陳公之靈嗚呼昨者拜公未有旬月豈謂訣去及我未發一見而死耿恨何窮茍不有是

孰為婦翁適以衰衣奠哭爲靈計程南首心眩涕零何
年重来萬松蒼蒼前度劉郎苦為肺腸

林公執

三年冬十月壬子同郡生林某幷姓名三十人以卮酒
盤飧敬致酹於故承事卜丈林公之靈嗚乎八十之老
故國喬木有此彫零云胡不哭街南巷北生事如麻垂
簾市中所謂君家君家何如教子一經十年聲名機雲
弟兄國人於是謂公有子問詩問禮来者楚楚我輩小

子陳良之徒斗酒哭公義其然乎死而有知聊聽吾語有子如此公其不死

李監倉

四年夏五月甲寅曲堆林某敬以杯酒盤飧哭故監倉李君之柩於龍山塔下嗚乎十年戶外足迹可數公一見我如所未睹我亦何能而相尊俎反覆念此涕零如雨龍山之巔上入雲霓公居其旁我居其西日則一至夜則一來談笑無限欲去徘徊人皆謂我咄咄(丁忽反)恠

吾友陳生而告之曰嗚呼昨者無端紛紛行李子来語離亦自知其謬也而不知此行乃為死期嗚呼痛哉子之胸腹桀桀可數所視羣居有緩急即推身出力以相助胡為一死千里冥濛言之愴心也嗚呼子平生於人吐肝出肺相視如骨肉子之死於吳門也誰收汝骨誰尸汝喪吾黨不得一撫棺而哭子今夕何夕子之兄弟招汝魂魄吾得以哭子嗚呼痛哉吾黨有若人者其死之日無骸可哭望影而弔何者為心目也嗚呼痛哉

陳旦中

六年二月十日日向夕林某合吾黨十數人以卮酒豆肉致酹於吾友陳生先輩之靈嗚呼汝兄之死方感予心令復哭汝悲惜彌深汝於一輩有如蘭芽娟娟數莖其標已佳不謂一疾髐然把骨此豈久長言之涕絕今夕何夕曲堆之旁澆酒地上舉目淒涼雖然今夕聊道欵曲明日重来夕陽空屋

林斯容

癸巳之歲春正月十有三日丁巳林某合徒友二十人以巵酒盤飧致酹於故林生二十四秀才之靈嗚呼痛哉汝走儋耳曰哭其父豈謂迺身復死於是按彼圖經此為何處爾父爾子於焉俱死岌然伯兄纍纍病軀乃自朱崖隨一蠻奴骸骨兩函出入崎嶇十日五日行店俱無夜所投宿路傍草鋪我聽此語累夕驚吁亦有宍喪可曾似此等為死耳況有若苦勿謂鯨波邈焉已隅所聞哭聲乃其故集一杯抬汝亟其來止無為天末羇

愁之鬼嗚呼哀哉

友人稚春同爨兄

年月日林某敬以斗酒一食哭酹于吾友稚春同爨兄之靈嗚呼稚春朋友道闕唯君為盡之撫膺長慟傷如之何自幼結交便同襟袍於今白頭不見其過曩遭巨浸吾婦初產四更呼我即来並爨奴婢雞犬各安所館宇宙斯人命一何短我雖共廬身常作客門戸短長妻孥纖悉有来家書皆君手跡阿誰弟兄如此用力嗚呼

每視我輩連心並肺不謂傴斧忽爾木拱欵欵舊遊纍纍新壟同州秋浦一水蟬聯昔造其廬今弔其阡一杯長號轉臂陳迹百年永訣有如此夕

曹子徽母

淳熙改元春正月丙午林某謹以清酒殽蔌之奠致酹於故孺人陳氏之靈嗚呼昨者故人墳土初畢去之七日又弔乃室茫茫太空孰為短長遂令支蔓其說多方通家之集如今幾年劉郎去後孟母復捐豈堪逝者如

此翩翩追舊酸摧淚點雙懸貍首一卮亦云有子勿謂
幽壤卒焉若是况乃賢淑一門之懿視此酹辭可以勿
愧

陳壽夫

元年春三月乃日上弦越明日乙未同舍三十人謹以
觴酒雞豚之奠致酹于壽夫陳君之靈嗚呼三二年来
吁嗟弔文兩悲瘴魂今復哭君所謂南陬莫非死客有
来行李何必此域乃如結屋萬竹幽幽可以長子可以

白頭何事覉覉却為此游黄茅客舍尸骨誰收君死之夕不知其時於此一哭即為死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雜然來聚沉痛中腸隅海蒼茫煙雨生狂為語行人好還故鄉

海陽章尉

甲午之歳夏四月壬午外兄林某以斗酒一食致酹於故海陽縣尉章四十弟闢之之墓嗚呼闢之日已向中泉闗永隔傷心可奈何傷心可奈何一年凡幾日而吾

兩涉江以送葬人欲久不老何可得耶嗚呼秋風綱山
明月疎野此意斷絶如令幾年每一紬尋即頭暈而眼
花亂矣嗚呼悲夫他日其有知我之悲者乎江南一帶
吾不忍視之長號一聲策馬而去滿山松栢相思何處

曹不占

年月日林某合徒友三數十人以巵酒豆肉致酹於故
友人曹不占子之靈嗟哉不占昌陽一飲去之幾日而
乃捉筆為子酹辭人其無情則已若其有情則此情何

年月日某人以酒漿魚豕之奠致酹於故循矩先生柩下林某為之辭曰嗚呼先生百年黨巷於焉解惑樵車過市安得不哭嗚呼白頭讀書賣屋而葬黔婁君平所可道者唯是爾先生又何憾耶近遠畢集里門之隅乃如陳相盍循其初空亭一卮聊道欵曲䰟如可招敢後宋玉

林伯謨

嗚呼伯謨其死矣乎昔人於昆弟父母無間言乃謂之

孝君之事親唯謹爾其視諸弟壺漿豆肉寒袍暑衣蓋有人之所難者而君無難色嗚呼君乎惡可謂之世人而已乎緑煙之下花竹如畫君不可見傷如之何悲酸數語道此胸腹勿謂泉闕闇無白日

林斯行

二年秋九月朔日已卯同舍三十人謹以卮酒盤飧之奠致酹于故友人斯行林生之靈嗟哉斯行其於羣處娟娟可憐胡為一死不逮中年所嗜雕蟲不險不俗豈

謂歲月一等埋伏乃如萊畦便可終老何必去来苕霅古道嗟哉斯行日者雙棺来自儋耳今者東吳復哭吾子人生慘禍萃於一門首尾五年三度招魂行道相語巳自驚吁況乃故游悲寃何如嗟哉斯行華亭水鄉鶴吁三更夜航船上歌聲短長欲弔羇魂跂莫之往白日一危其或可想

鄭唐仲

嗚呼人生滅沒百世同轍君其長逝我所深惜君於壯

歲刻意問津以是得病豈為俗人茫茫宇宙安有斯病窮海得此敢不起敬再拜柩車是為里門匆即遽去聊寓一尊我為此文不獨弔君想得九原亦喜斯言

青龍陳君

六年秋八月既望越某日網山林某敬以千里一食致酹於故提幹二丈青龍陳君之靈嗚呼舊故一別所懷無數孰謂彫零乃如此遽我緣長者一下錢塘君聞我來數程宿糧送旅一見便如曩昔義薄層空身纔五尺

欵欵謂我淛人讀書咢矣富人傷哉寒癯欲為數椽芙蕖秋浦有来館我不間爾汝頗憑指畫為之準繩我敬此言我愧非人祭祭高致曾是滿堂適我南歸君其云亡吁嗟舊遊零落一方向時射圃草如人長視人子弟若其子弟想彼州閭誰不出涕我有卮酒哭君何處船下姑蘇華亭東去不知何年問津於此憑髙一慟落霞千里

章氏婦

嗚呼嫁車何年奠車在門嫁衣何年殮衣已陳人命朝露人世浮漚反覆歎息短長勿論惟是朋友便如閨壼今日之義一杯敢後

林司法

年月日司法林先生訃来學生某聚哭於里門佛屋且以巵酒一食敬酹之嗚呼先生少年場屋姓字轔轔里閭模楷脫屣莘莘白頭一官雷州叅軍尺寸未騁叢祠招䰟南為儋耳北是鬼門安得不死吾黨悲冤不獨一

身旅骸數人經涉半年凶問初聞六月炎海萬里故園
莽不可見徒有此尊哀哉

林稚春母

嗚呼空山晚歲寄巢一枝可忍長訣交横涕洟王珪之
家周瑜之母千年百年曠哉天宇縞衣數程来赴喪期
未日有子有母如斯故於棲息欲託情重書曰絅山浮
家之洞秋風落葉丹旐翩翩全家哭送巵酒何年

陳監場夫人

四年仲冬之月丙申朔越九日甲辰某以斗酒一食致
酹於故監場夫人林氏之柩吾里有母年濵九十如此
滅沒行道傷惜母也教子唯是擇隣與其子游耆老數
人母饋之食無或難色至今黨巷謂是母德歲時親戚
夜或宴一作與聚母也衰年端坐無倨此来涕淚曩嘗登
堂百年女法一夕云亡羣孫愷慈各自讀書諸壻豪華
亦有懸魚蕭騷海畔如母者鮮母也且死復何所恨里
有故母古昔可聞嗟哉莫見琵琶傷䃾立冬大招遠日

不來卮酒長訣華屋蒼苔

谷堂賾和尚

四年孟春之月人日戊申絅山林某以香茶果子致祭於故精嚴長老谷堂禪師之靈吾里精藍一千五百本色道人此為巨擘昨者浦西尚及一見惜哉已老使我心胵諸方談禪拈椎豎拂何如谷堂無句可說嚼蔬吞飯一等真實即此真實是謂古佛豪傑雜雜交朋不知其人視其所親胡為一日寄我短札題其年月欵欵話

别天寒日暮快我行客平生草鞋這回得力芝山之下
松徑成行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浮屠不哭我豈無情聊
寓杯茶有淚縱横

陳子白母

嗚呼昨者死喪井陌共嘆烈於我輩尤切凄斷嗟嗟夫
人良婦賢母絲調鳳鳴蘭芳芝秀何為一疾遽隅莽渺
年過五十已不為夭王珪之客梁鴻之賓風雨盤豆義
如家人行矣别靈同是一哭孤墳屋角痛注心目

清遠林尉

嗚呼里閭老大如曉星寥落君不可見傷如之何君之胸中了如童兒一物不留況乃是非門庭庳隘人嗤其儉君則甚安不動一念以此所積富而且壽以此不惑死生如晝紛紛來哭視君前輩豈為一哭無從而潰十月寒原衰草殘雲情寓此酒悲視斯文

絅山集卷五

網山集卷六

宋　林亦之　撰

祭文

代惠安陳仲麟祭父

乾道六年夏五月辛亥朔越七日丁巳庚慮璆諸孤謹以酒漿殽蔌之奠敢昭告於考君承事嗚呼吾父之年不為短吾父之死而吾兄弟哀號痛裂若不得活吾兄

髮一年十箇月我如飛蓬斷梗南北無定居唯是歲殘薄言來還婦翁女婿銀盃團欒誰謂今歲每年時而為此道旁噫嗚一酹耶嗚呼吾寧忍言之耶死生之隔傷心無數何以告哀有淚如雨

代陳鈞叔祭墓

二年冬十月某日衡卣諸孤奉考君處士之柩卜葬於西隱之原以是日掩坎而以杯酒盤飧敬酹之嗚呼昔者死喪我尚童穉瞿然叫號曾莫可使十年佛屋寂歷

空蔽此念一来摧剥肺肝豈謂殘喘尚及吾母他山落日犖犖累土銘彼懿石松栢不死其有来者曰阿爺之墓

代陳景章祭李監倉

四年夏四月既望越九日甲寅陳處厚以卮酒一食敬致酹于故監倉從事李丈之靈嗚呼人命危脆如草頭露項刻可翫忽焉滅去所嶄如公豈曰寸尺一日不見便為陳迹公来海渚曽是通家上堂拜母情好無涯哭

公之喪不獨余身吾母吾婦涕淚沾巾公之嗜好曾非世俗所得俸錢買書滿屋如此人物所謂金玉不愧昔人可以瞑目我来哭公龍山之旁追念昔遊歷歷悲傷壁上新詩手迹未乾胡忍視之摧析肺肝平生之懷寓以杯酒公不忘舊公其来否

代章由之外妗大殮

嗚呼死喪之戚是為可弔所謂無憾斯焉蓋鮮一封鸞誥一作錦来自日邉天下婦人蓋亦有焉寒溪一帶環村

而派兄弟親戚團欒白頭女子之嫁胡為有是令其有是是亦可已所愧一作恨我輩異縣他鄉終訣之夕渺渺茫茫百年此念何時可忘長號一酹我心欲狂

代章由之祭外妗

年月日謹以觴酒豆肉哭吾丈母宜人於古龍道下嗚呼賛皇公胙馬南渡攜其甥以來為之擇對而配以夫人夫人之生何者為可恨也空村六月岌然之柩將走故墟我輩一二甥哭此道上一作下肺肝如裂嗚呼百年

之母暫焉不得面即心䰟飛去况如是一掩土而泉闗杳杳無有曉時耶悲痛之語所不忍道唯有一哭哭之而又哭也已

代衆人祭林美政

七年夏四月辛亥故承事林君以是日大招王仁合徒友二十人以杯酒盤飧敬酹之絅山林亦之為之詞曰

嗚呼君於井閭所謂善人平生好事相見情親兒郎茟華一皆業文獨力當門不憚苦辛胡為晩歳若有促迫

朱崖萬里隻身羇客生無來書死不知日只憑南風杖召魂䰟人生慘裂何者可說所幸諸子屹然自立檳榔海頭濛濛島居旅骸何寄舉目悲呼二子徒跣窮涉號慕長途歸䰟須一相遇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巵酒登堂迺君家鄉

代盧國寶祭母

嗚呼人生一世如風之奔有母八十哭之何言我雖無憾我心不然憑棺大叫不孝蒼天嗚呼蒼天柰何此心

靈車且遠不可追尋唯是巵酒長號拜跪子母平生如此已矣

代高子羽祭清叔

嗚呼相見未幾有是來哭不知死捐一何其速所視親戚涕零不足亦謂肝腸了無一曲昨於未病乃如催促伯姊仲妹一至其屋悲痛此語歷歷死別有來巵酒恍如面目

代從弟履之祭外舅父

承重孫余東卿敬以酒漿雞豚之奠哭酹於柩下嗚呼廬陵一歸乃哭吾父未及數月而祖父棄去所恃祖母如百年大樹胡為一夕復爾僵仆嗚呼痛哉為人子為人孫三年而哭三喪惜惜人世何以為活也前之衰斬也後之衰齊也質之古不敢以輕者易重者惟是仍其杖經撫棺大叫敂胸瀝血哭且盡而無聲可哭也哀哉

代祭稚春

年月日亡男九郎以是日大殮汝之子尚幼阿爹使汝

斷也

代友人祭稚春

年月日陳日益等以酒漿魚豚之奠敬哭吾亡友稚春於綠煙亭下陳與機以齒長酌酒以告林亦之為之詞曰嗟嗟我里有如吾友平生義重千金塵垢胡為一夕倏爾彫逝交遊拊心行道揮淚艾軒之門雜遝瑤琨一時朋儔知有稚春即謂歲月可以橫騖豈為屢跌尺寸不遇李賀無壽孟郊竟窮昔人遺恨乃萃爾躬草堂數

畝所謂鹿門杞菊孤標盡室逃喧生無雜念死亦先言此尚不亂他皆浮雲父喪良子兒失良父況我金石悲情轉苦繾綣一卮哭君何處當門白水寸寸愁緒

代曹子徹祭父

年月日孤子彖以觴酒雞豚之奠敢告于考君嗚呼灾禍之來乃如轉臂吾父生無一疾一疾遂不可救蒼天蒼天毋乃太酷耶毋氏彌年抱病藐然子女況俱未有所識而父也棄去吾攜吾妹隨吾母哭吾父吾何以為

活也杖絰既具敢以告哀吾父聞此語其亦痛不可忍肝腸寸裂也耶

代友人祭曹叔明

九年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十有六日癸丑同舍三十人以卮酒殽簌之奠致酹於故曹十九叔明之靈嗚呼曲堆幾年逝者如許遽失海陽復哭吾子豈為故人俱止於是情之所鍾不可排棄君有家室豈無所累悠悠終歲若無一事人生頭白無時休息如君一日乃為一日

昨者往還亦惟有君可是侯芭便識子雲柴爐情語歷
歷俱存恍焉莫睹落涕傷魂来朝空山日短天寒君有
令子何復可寃于嗟今夕有来哭者十年交情明燭之
下

代章由之祭弟海陽尉

冬十月既望越浹日乙丑海陽縣尉四十弟之柩歸殯
於疎野原頭三十九兄以杯酒家殽哭酹之嗚呼痛哉
嗚呼哀哉汝不緣寸禄汝視南潮陽數百千里知為何

幼婦兩身一命惟汝生死之汝能生我我即活不則吾二人不待及門而死也語畢拊膺大哭吾亦哭如是三呼我皆哭卒不曉其語汝之兩舅乃從其旁而申予予固不敢逆母之命然予惟有一子如之何其續汝也母曰汝夫婦尚少此非所當慮吾之子死矣吾今無所依倚汝其許我即令醜子杖經隨以入汝不許我則速持我之柩來我亦不顧此命也嗚呼痛哉吾無父母阿母即吾母也吾母以生死詛我吾其敢逆之哉質之古人

有名其從弟之子為穀者盖取其兩家共此一子也昔有是言吾其敢逆之哉雖然汝婦今有遺娠苟男也即以醜子歸于我或我更得男也則以此男為汝之後而阿醜亦歸于我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不然則吾誰欺欺天乎吾惟有一子如之何其續汝也嗚呼痛哉嗚呼寃哉

代陳仲罕祭女兄

九年冬十月壬申林氏孺人十八姊以是日出殯柩車

過吾屋弟陳彼敬以酒漿雞豚之奠於此哭酹之嗚呼父没之年我尚遺腹曽是數歲伯兄奄没一門惸惸孤兒稚女況以病母生何處所吾母劬瘠羣姊及嫁慰母目前姊為隣舍諸孫緜蠻明燈夜闌尚来母旁戲笑未還胡為一疾倏爾捐徂母之哭之淚斷眼枯我之哭姊復憂吾母若是衰年其何以處柩車所經是為屋隅子母之情於此何如勿謂彫落此懐長畢野蕨咫尺恍如昨日

代朱季年祭父縣尉

年月日亡父縣尉以是日出殯伯樞諸孫謹以酒漿豚魚之奠敢昭告於柩下嗚呼空村送死肺裂胃傷豈為禍故来不可當一柩在堂兩柩兩旁一作房蚤哭夜嘆欲死未亡私喪奈何父為巨創忽靈即去斷魂渺茫天乎不孝終古此觴

代曹子徽祭母二首

九年冬十有一月五日癸酉孫子彔敬以巵酒豚魚之

莫敢昭告於亡母孺人嗚呼空山送柩日其有幾曾是
灾禍颯焉又至天之降殃如不克斃迺者屠裂尚有母
氏含辛茹苦同是哀死今則與誰號斂吾母零丁一身
單弱一女大叫空堂其何忍處三日而斂哭者畢聚所
視前喪寃乎已矣

又代

於乎未及半年乃送雙柩生人慘禍盡此於身況茲一
杯是為永訣眼枯無淚瀝血以告

代陳敦夫祭弟壽夫

元年春三月乙未十四兄以酒漿魚蔌之奠致祭於故壽夫十五弟之靈嗚呼汝何促迫乃為此役竟滅其身無尸可哭亦有殺廬於斯百年誰是客死汝乃不及九十之母懸懸汝歸一日南風幾回倚門豈謂汝死已閱數月聚屋一號眇視天末汝有幼婦汝有弱子我不敢哭恐慟其母堂之左辟招汝魂魄無限傷心寓此巵酒

代章由之又祭弟海陽尉

元年夏四月既望越十有二日壬午故海陽四十弟以是日掩土從父之兄三十九兄以卮酒家餮哭之墓下且辞之曰少年登科少年宦遊少年而死於汝無所憾一區之墓阿雛未能祭而吾為之祭此汝妻汝母所以槌胸裂肺欲嘔其血者也

代方士登祭母

嗚呼吾母竟止是耶斷機之訓嚴闈棺之夕隅千寃萬恨吐腸唾血晨朝日東靈車且發縱有卮酒纍纍兒女

何情而為此一訣也耶嗚呼蒼天不孝蒼天

代林家仲祭母

嗚呼吾母之柩車未出門我則不敢即死吾母之柩車既出門吾又思所以畢吾母之念我亦不敢即死號天叫地情不逮語嗚呼寃哉嗚呼痛哉

代林耀卿祭丈母

於乎夫人偶來未還竟爾不起夫豈終焉蓋亦有地生則敬事死其敢負置棺我屋哭之如母吁嗟白頭嫁夫

育男一夕瞑目各東西南唯暮之春遠日斯至子来逆
柩歸祀故里一杯長訣覡無悠悠義隨子歸我不敢留

代陳敦夫祭母

於乎吾母九十如百年巨木今其云亡何可告訴嗚呼
哀哉昔先人未死乃如門戶一出母手況吾父既没而
門戶纖悉非母其誰故我自童騃及今莫齒長子抱孫
惟母是恃而不知有一日辛苦也言念及此涕血俱下
嗚呼哀哉塗車既飭芻靈即遠平生母子如此危酒嗚

呼哀哉

代陳子圭祭外舅

嗚呼百年姻婭其來也舊何哉後進復生（一作出）華胄園則共蹊屋焉並霤豈謂一疾而不可救一官南海歸則拂袖人有是非我如童幼所以死生皎皎如畫閭井共哀矧余甥舅追念曩昔雙涕如溜福也每哭心狂目眢奠春雨寒薄薄醆豆雖則寓情此情曷究

代曹敬曾祭父

年月日亡父以是日成服孤子敬曾隨曾祖母祖母及母以酒漿魚豚哭酹於柩下喪禮不二斬謂天惟一天而父惟一父也三世嫠母乃屬之藐孤抑不知此身可以事三世之母如父之欲瞑目忍死出一語者否乎長號大叫天乎哀絶

代友人祭陳伯順

嗚呼伯順朋儔心高場屋意健平生未騁竟死寒牕昨者同堂子亦脱屩早聞謦策葩卉初抽豈其能殀竟不

克壽子以妙年伉儷俱殞有子而嬰有母而老雙柩嵯峨何者心目官橋西行曉月東上一卮永訣千古摧心

代鄭釋卿祭妹夫伯順

嗚呼吾妹夘也死之百有二十六日而伯順死人世悲冤今昔殃咎未有如是其甚也吾與爾比隣與爾朋友與爾親戚平生胸腹豈一哭可了夘也事爾歲月未久男在稚齒女為乳下兒嗚呼哀哉少年夫婦同時彫殞乃留孩嬰墮人眼淚吾父母及爾母也各已白頭每一

哭汝即腸寸斷而心縷裂也天寒雙柩慘慘一㡿百年
未死痛不可盡嗚呼哀哉

綱山集卷六

網山集卷七
宋 林亦之 撰
祝文
試妝
年月日曾孫某敬昭告於曾祖考妣某之女卜以是日辛卯適於鄧氏槃有酒漿几有殽蔌曰有鬼神是用以告
惠安親迎

年月日曾孫某謹以酒漿雞豚之奠敬昭告于曾祖考
承事妣太孺人某適某卜以是日親迎迺如斯邁盥手
以薦示不忘所由始也敢告

陳子白醮婦

迺滌斯缶迺蠲斯俎迺告於爾神此為庶人之禮也敢
告

章徽之醮婦

乃仲次郕乃涓良日乃以其婦盧氏見是雖非古是安

得為非古也

曹子儆醮婦

阿季之子彖以是日授之室所謂棗栗於物則微於禮則重也

丹井罷齋

惟是春月一来丹井山泉不枯夜竈無恐茲豈無相之道耶歲行盡矣羣居謝去日有卮酒以告於神神其必賜之飲此酒也

昨者羣居嘗於此乎假館一歲之福唯神之錫今復為是集敢有告于神禮也敢告

孔子廟上額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醴之奠致告於廟門之神孔子門牆周徧六合乃如此土亦有宫庭祠題一新士氣十倍盥栗以告示不敢專也

神祠

年月日綱山林某謹以果酌告於祠下昨者湘鄉嘗一
至乎此而此里衣冠燦燦可數今茲且来又何敢望先
達亦以假館信宿必謁於神祠此為古道也

聘書

鄒子西

一門所出有如兄弟之驩百里相期還遂婚姻之請顧
茲結好不待費辭惟於羣從之中曽是兩言而決載瞻
萱草敢陳束帛之儀更把茱萸即聽雙魚之賜

幸因匪斧之言輒拜委禽之請雖齊非偶也禮必在於
固辭唯鄭有請焉盟敢忘于如舊

陳子牙

早以交情遂憑媒妁唯有取於丹青之託故不謀於龜
筮之言豈邕南使者之家乃如姻偶實汶上故人之好
素辱綢繆此雖籍於久要盖亦歸於前定少陳菲幣即
聽俞音

回鄧氏

結言而退尚賒半紙之書修好乃来還拜雙魚之賜自
惟孱弱敢辱謙冲以不忘夫綈袍戀戀之心而又有此
束帛戔戔之寵寧逡巡而弗聽當繾綣以如初亦以老
夫欲男女婚嫁之畢請從今日有草木臭味之同

惠安納采

曽是生男唯欲婚娶之畢豈為擇對要先人物之求以
賤息於城南讀書之時而名家有東床坦腹之問乃言
繾綣不計道塗茍非同心之如蘭奚敢出疆而載質問

名納采蓋一從於先生之言自始及終若無預於迺翁之事

回鄧氏請期

惠而好我莫非秋實之言終焉允臧當卜歲寒之月

高子羽請期

卜云其吉是惟十月之交我不敢知更藉一言之決

陳子白請期

龜長筮短皆言暮歲以相期期橘緑橙黃況是一年之好

網山集卷八

宋　林亦之　撰

青詞

真君生日

稾籥何私凡有求而皆至乾坤未毁如常睹於始生敢憑祕章少露徽悃伏念臣某等同此宇宙雜然惷愚為血光之所蒙去道體而益遠惟是巨靈彌誕之月乃為

暮春祓除之時玄旆遙臨常恐六合之隘長劍所指即看五嶽之摧有是神明接於耳目爰抽尋於仙笈用報答於艮辰伏願邈爾蒼龜翩然黎駟雖莫測於莽眇之際若有覩於胚胎之初白日青天苟於斯而不老紫袍金帶宜與是以長存

祈雨

吁嗟求雨適當仲夏之時膚寸合雲敢起崇朝之望是雖人欲其亦天心竊惟並海而耕可以為田者少雨不

時降歲其多荒矧是懷新之苗已如蘊崇之蔓非呼天
而有禱即望霓之無由爰躋龍蟠以救龜圻伏願羣仙
並下列聖洞昭掃蘊隆於須臾望阡陌而沾足無遠不
被沛然三日之霖可祝而来倏爾一念之頃

李監倉 希彭 祈安

同此太空孰是陰陽之患蠢然有物莫逃疾病之攻身
不自由天其可問伏念臣爰自初仕唯知有公官雖賤
而薾爾忘疲日不足而繼之以火以是彫傷忽如沉冥

海角無醫途人試藥幾頃刻而莫救偶喘息之僅存寡過未能殆去生於一髮捫心自咎恐獲譴於三官乃罄單辭庶通玄鑒念星辰之不遠問罪垢之自來微妙難窮敢恃有涯之養生成可託莫如無禍之長

又代

歷官三十年敢後簡書之畏去家二千里遽纏風木之憂輒自内懟豈為天譴伏念臣賦性褊急為人惷愚何疾病之相嬰有手足而無用閉門養痾於臣之身固無

疇人有如晚歳敢憑真笈之語用荅皇天之慈伏願翩
翩雲軿粲粲月御唯是一念之頃有来萬里之遥風燭
逡巡偶有餘年之幸乾坤浩博難名報徳之私

趙縣丞 伯達

三月聚糧曽有渺茫之請一年好處敢忘槀籥之私輒
罄丹衷仰酬玄鑒伏念臣某江湖短褐杞菊枯腸空山
矻矻以為勞青雲悠悠而不偶非敢望於金閨之彦殆
有同於山澤之癯昨者徼官本自太上重熙之日終焉

中第又惟隆興曠世之恩自視無他技焉莫非有造物者敢憑真誥用欵蒼靈謂千年有此遭逢豈一藝得於肇悅兹大德以罔報愧單辭之甚徽白馬青袍已見長年之有託雙松鉅竹更祈他日之無慙

曹錢監夫人

大化晦冥奚有萬殊之辨至仁惻怛或憐匹婦之愚俯盡微衷仰投玄鑒竊念妾陳氏未過壯歲早喪良人顧隻影以自憐斷此生之長畢謂是嫠獨庶無咎殃豈為

殘朽之年有此疕瘍之苦雄黃石膽已盡索於方書倍阿鮭蠪恐或侵於夢寐無所告訴徒切呻吟敢憑仙笈之琅琅有覩明星之晧晧伏願帝車遙降魁象来臨於有無恍惚之間得璀璨翩躚之狀人情不遠窮必至於呼天道體難名福莫長於無禍

王縣丞夫人

至精莫睹孰窮字物之心幼女何知敢有呼天之請蓋言悲痛曾是欵求伏念妾亡母林氏少雖宦遊壯而癈

處唯田畝經營之念無毫毛過當之思不謂三年有藥
裹闗心之苦胡為一夕隅泉臺長夜之悲自憐兒婦之
愚莫知罪垢之故敢憑素簡用扣朱陵是為度人之津
梁故起念母之夢想伏願泠然雨帶恍若雲裳雖相去
於杳冥若有接於耳目莫言五女於緩急以無能即見
九幽在頃刻而得度

張景言為父母

問死而問鬼神孰制短長之命呼天而呼父母莫勝號

裂之情祇叩瑤壇輿陳丹懇伏念臣某亡父從政郎可
遠嚮從壯歲叨竊微官盖有時而為貧故不憚於涉遠
戍爪欲去書筒亟来臣適造門母已隔世臣之血方繼
臣泣而盡臣之父復枕臣膝而亡況弟妹之兩損兼奴
婢而同逝嶆峨載柩縹緲還家下三水之孤舟瘴来似
墨出萬里之巨海浪高如天夫何罪愆有此凶譴爰藉
超生之科筊用為度死之津梁伏願列聖洞垂羣真並
下聽步虛之寫水去斷梗之羈魂地北天南豈在大空

而或異鼠肝蟲臂一歸至道之不言

疏

重建龜山塔院

螺紋江頭乃萬家之繁市龜山塔下有百年之精廬不惟此桑邦祈福之場況是古莆菴行道之處何忍毁瓦忽如故墟有欲發一念之微似又非隻手之力敢求諸檀施同結此善緣

福真觀開堂

丹井名區玄都勝地有来儌福曾是問津苟為蔬食之弗充即見香火之或廢敢求檀施有開倒廪之懐勿謂神仙自多辟穀之術

衆人祈雨

吁嗟求雨已無望於雩壇翻覆為雲更有祈於龍井謂人事之已盡庶佛力之可憑即見巨靈有来膏澤

記

遊羅漢院記

九月二十日月魚子同吾黨十有二人遊鍾山日向夕幽趣未足更登一小埡望其下有破屋一區或識為羅漢故院四邊無尺椽惟中夾一古殿傾崎僅存殿中有數隻几子塵埃一色睨而視縱横皆佛軀或斷其臂或闕其鼻壁之西北角有聖僧椎子一枚蟲食其半屋梁上掛一片破甑斛斛欲墮而世尊尚巍然於高坐上開目微笑如鄉者說法時也同游見之傷嗟不已予遂以手摩挲蟲注椎子生贊歎心云此真所謂法王法如是

也又有語我者此去大湖十數里有一院目之為大藍
南北西東固無籬壁佛殿上頭亦無屋子蕭然數柱犽
犽而立下有大藏經一櫃櫃板巳壞爛而經卷所寄乃
在風雨草露中半為蟻窠半為朽壤耳又西過横塘一
帶有如東林不惟薪石既毁所謂故基往往莫辨前後
沙門惟指一草㡏為住持予聞此語不覺失笑隻履西
歸謂佛法即滅所賴有此生生無滅也月魚子平生不
學佛偶聞此語便欲寫之碑陰而草莽無有刻之處入

之後吾恐貌像已破壞於塵埃之中茲誠痛心所恨無力恭惟判府安撫節使大丞相當文翁之寄負周公之才訪祀典之有無參曲臺而斟酌仍其故址易以新簷豈以禮而許人蓋緣情而起義宮牆未改即觀百堵之成草木肅然如對兩楹之奠凡茲里巷所謂衣冠敢不駿奔有同執役適已涓於良日爰用跨於修梁請奏驩謠以為盛事

兒郎偉拋梁東從此絃歌清夜同想得螺蚊添好語近

来龍爪又花紅
兒郎偉抛梁西兩兩畫梁如綵霓重見二年春二月五
人同日上雲梯乾道二年海口有五人登科明年又為淳熙二年也
兒郎偉抛梁南八月黃花秋意酣況是圃邊曾學射曲
江好好看頭銜
兒郎偉抛梁北萬木蒼蒙聳山脊未說橋邊駟馬歸里
閭已自生顏色
兒郎偉抛梁上海內元戎舊丞相不有主盟如此翁斯

文安得令無恙史丞相浩

兒郎偉抛梁下牛刀去扶何時把它年欲作舞雩碑記

取祠邊曾下馬縣大夫劉敦昨嘗走海上經營故祠也

[illegible]後鄉田忠美風俗康淳即見海涯有同沂

[illegible]士已逺月以齊飛黃卷逸才更摩空而直上

同是沾巧以極驩欣

絅山集卷八